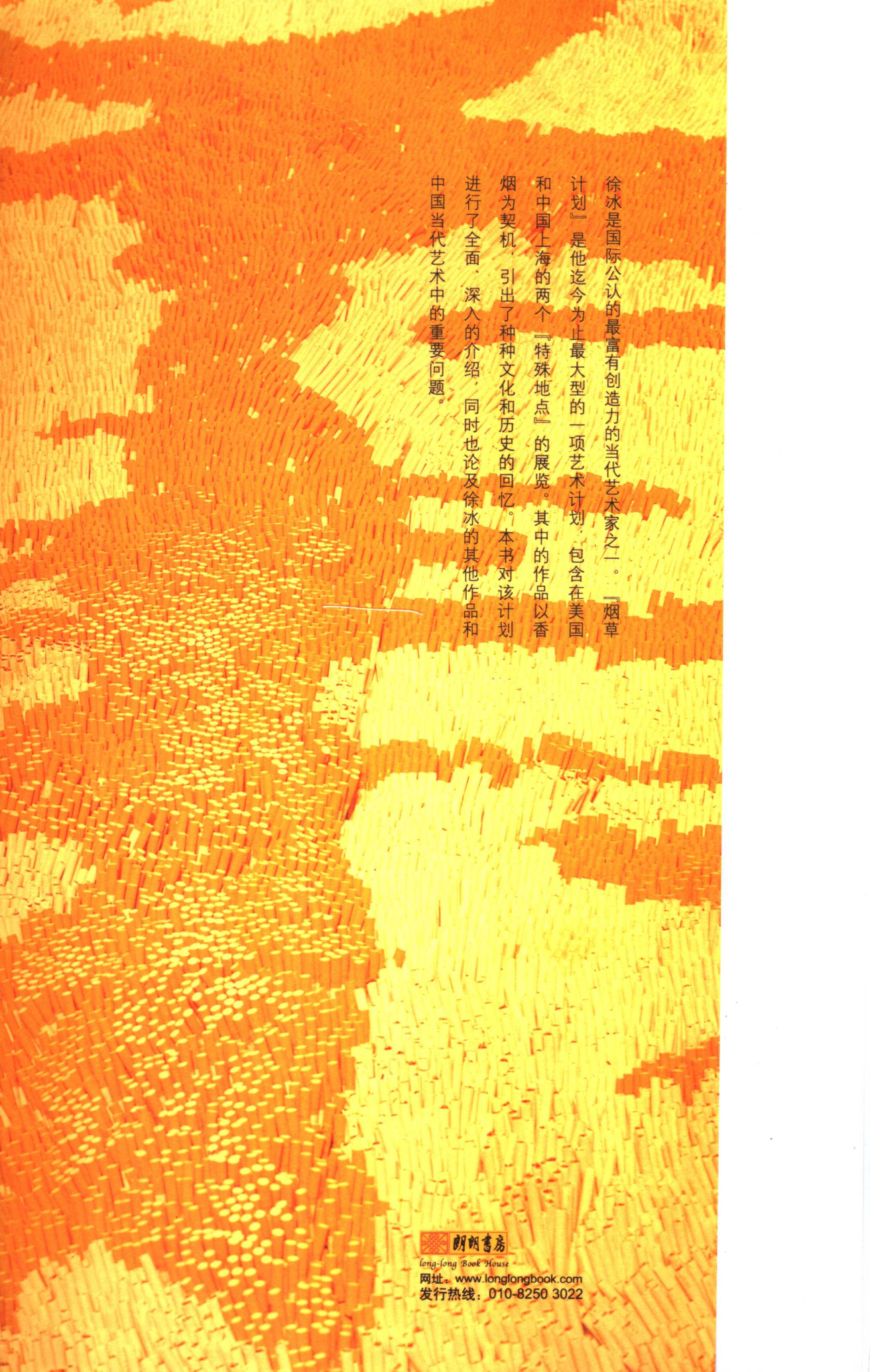




徐冰是国际公认的最富有创造力的当代艺术家之一。『烟草计划』是他迄今为止最大型的一项艺术计划，包含在美国和中国上海的两个『特殊地点』的展览。其中的作品以香烟为契机，引出了种种文化和历史的回忆。本书对该计划进行了全面、深入的介绍，同时也论及徐冰的其他作品和中国当代艺术中的重要问题。

 朗朗书房

long-long Book House

网址: www.longlongbook.com

发行热线: 010-8250 3022

巫鸿

著名学者及策展人。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美术史系。1994年获终身教授职位。同年，受芝加哥大学聘请，主持该校亚洲艺术的的教学和研究项目。执『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并任该校东亚中心主任及斯马特美术馆顾问策展人。

巫鸿的研究和策展领域包括古代和当代两方面。近十年来，他将当代艺术作为主攻方向，致力于提高国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解和研究水平，促进国内外艺术家、评论家和策展人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曾策划的大型展览包括：『瞬间：80年代末的中国实验艺术』（1998，美国）、『取缔：在中国展览实验艺术』（2000，芝加哥）、『首届广州当代美术三年展』（2002，广州）、『过去和未来之间：中国新影像展』（2004—2006，纽约、芝加哥、伦敦、柏林等地）、『美的协商』（2005，柏林）。巫鸿为配合这些展览所出版的书籍和图录，以及其他有关当代中国艺术的著作，均已成为国际公认的研究当代中国美术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策划：阳光谷文化

email:company@sunvale.net

编著：巫鸿

特约编辑：王联

责任编辑：曾默之

装帧设计：朱锴

设计制作：贾鑫

烟草六划

徐冰

巫鸿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 7-300-07276-3



ISBN 7-300-07276-3/J · 204

定价：49.80 元

9 787300 072760 >

烟草去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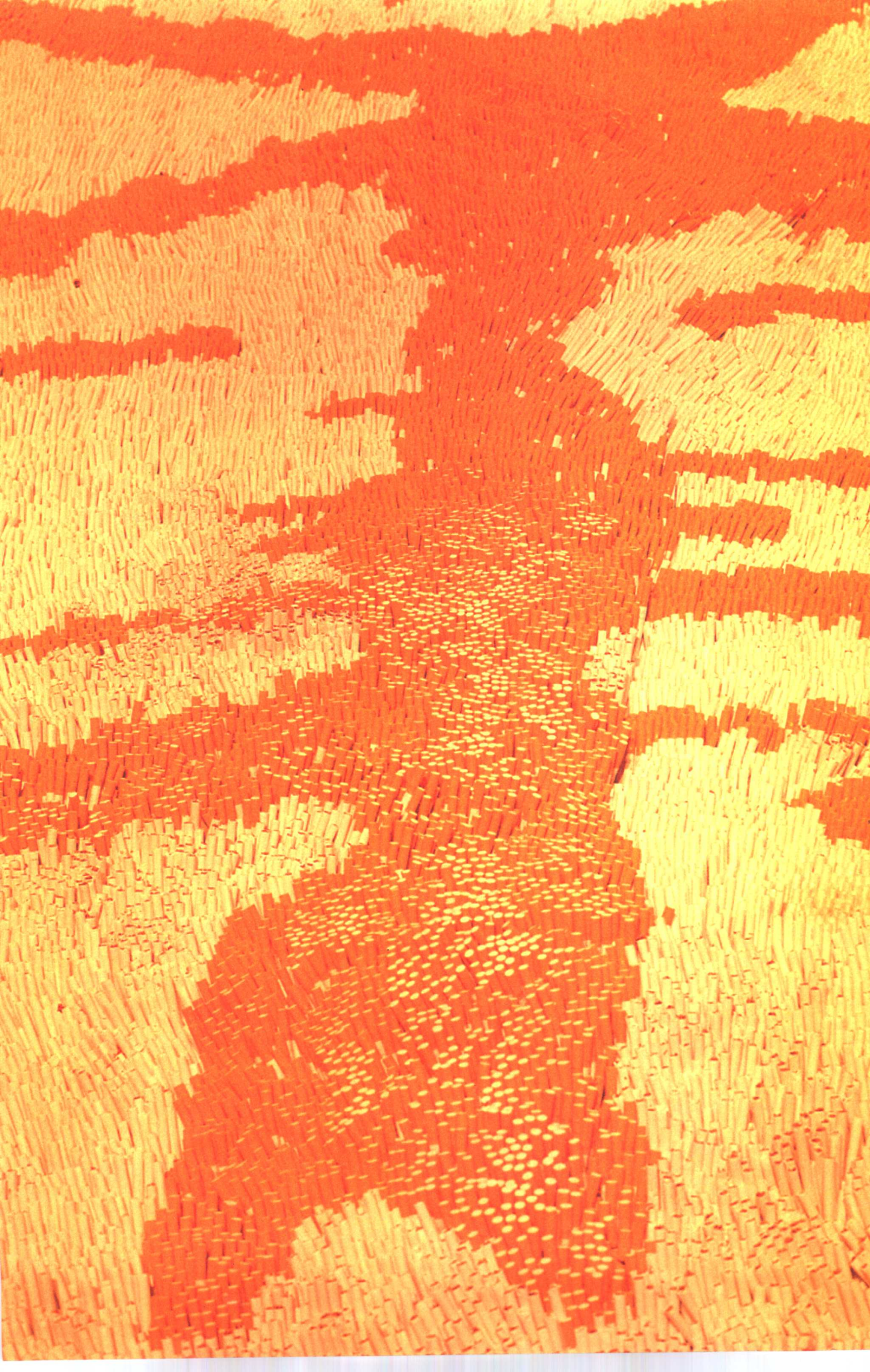
徐冰





目 录

徐冰的“烟草计划”：从达勒姆到上海	巫 鸿 >>>>> 9
“烟草计划”与其他：徐冰访谈录	巫 鸿 >>>>> 41
徐冰：对媒体和视觉技术的实验	巫 鸿 >>>>> 92
徐冰的真实艺术	阿部贤次 >>>>> 106
和欲望有关	邱志杰 >>>>> 115
气味、仪式，与徐冰的装置艺术	刘 禾 >>>>> 118
徐冰“烟草计划·上海”的历史逻辑与细节	冯博一 >>>>> 130
艺术与烟草贸易	田霏宇 >>>>> 138
“烟草计划·上海”学术研讨会 ——“全球化中的当代艺术与商业文化”	>>>>> 147



巫
鸿

徐冰的“烟草计划”：从达勒姆到上海

Xu Bing

The Tobacco Project

November 2–December 30, 2000

The Duke Homestead and Tobacco Museum, Durham
The Perkins Library Gallery, Duke University

www.duke.edu/web/cis/tobacco/

[图1] “烟草计划·达勒姆”海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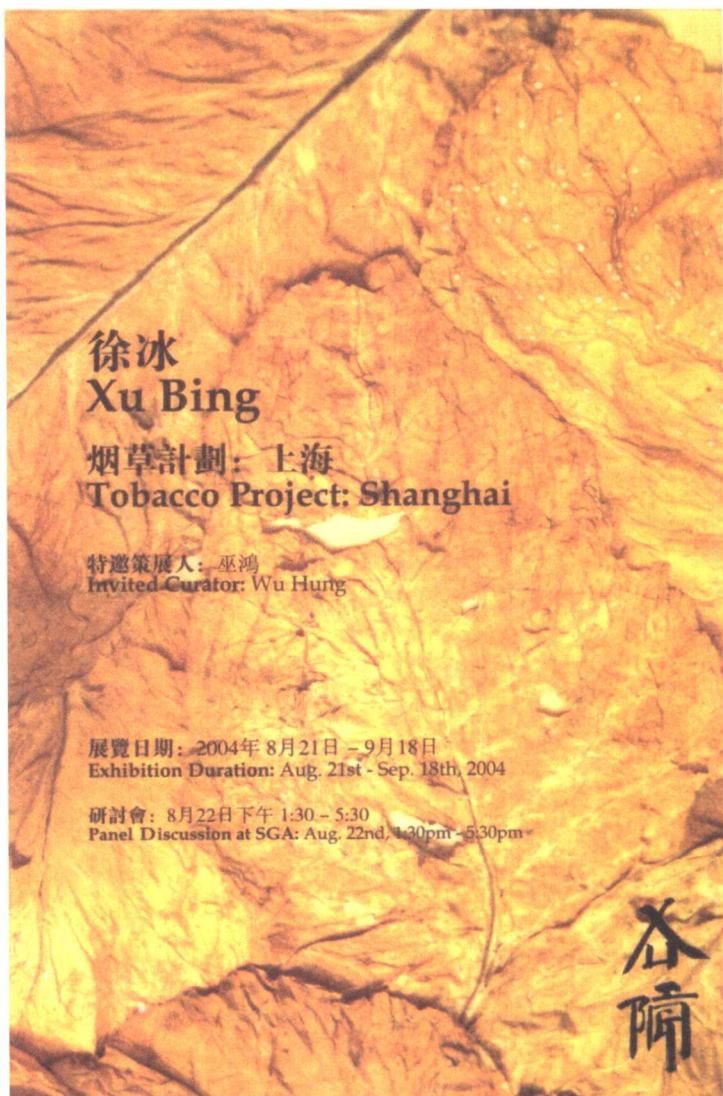
徐冰的“烟草计划”：从达勒姆到上海

徐冰是国际公认的目前世界上最富有创造力的当代艺术家之一。

“烟草计划”可以说是他迄今为止最大的一项连续性艺术计划，也代表了他最新的艺术实验和思考，非常值得加以详细记录和讨论。

“烟草计划”包含了在两个“特定地点”[site specific]的展览，每个展览又包括多件作品。“烟草计划·达勒姆”于2000年11月在美国卡罗来纳的杜克大学举行，组织者为该校的阿部贤次[Stanly Abe]教授[图1]。2004年8月，由上海外滩三号沪申画廊主办、我本人策划的“烟草计划·上海”是这个计划的延续和完成[图2]。活动的地点延伸到了大洋彼岸，徐冰为展览制作了新的大型作品，整个计划的意义也因此得到了发展和丰富。

本书提供的是有关“烟草计划”的一份完整学术文献，包括对两个展览的内容、主导思想和策展过程的介绍，徐冰本人在一系列访谈中所表达的对这个计划的想法以及和他以往作品的关系，还有知名文艺批评家、策展人及各界人士对“烟草计划·上海”的评论。这篇导论的目的是勾画出整个计划的基本内容和概念。与一般展览图录中的说明不同，我对“烟草计划”的介绍不以单独作品为线索，而是更加强调展览的过程和地点的意义。对作品的讨论主要在本书第二部分“徐冰访谈”中逐渐展开，由艺术家本人揭示其创作意图和作品的意义。为



[图2] “烟草计划·上海”海报

方便阅读和检索，这些访谈在若干分题下展开，讨论的题目包括“烟草计划”的主题和创作过程、艺术家的自我、“痕迹”的意义，以及当代艺术和“美”的关系。

本书的第三和第四部分是对“烟草计划”的分析和评论。第三部分包括五篇专题文章，由刘禾、斯坦利、阿部贤次、冯博一、邱志杰、田霏宇 [Philip Tinari] 和我撰写。这几位作者代表了策展人、美术史家、艺术家、艺术评论家和文化理论家的多种身份，从不同角度对徐冰的作品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第四部分中的“‘烟草计划·上海’学术研讨会”汇总了更广泛的意见。参加这个研讨会的人中有当代艺术、文艺批评、文学及商业界的活跃人物，包括李陀 [文艺评论家，作家]、李旭 [上海美术馆学术部主任]、刘禾 [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理论家]、卢杰 [策展人，“长征”艺术计划主持人]、冯博一 [策展人]、王巍 [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经济学家]、

尹吉男[教授,文艺批评家,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翟永明[作家]、顾峥[摄影家,理论家]、倪文尖[文学批评家]、罗钢[文学理论家]、顾振清[策展人]、尤永[《艺术世界》副主编]以及我本人。大家对徐冰的“烟草计划”作了相当深入和直率的讨论,这份讨论记录是研究徐冰的创作和当代中国艺术的一份很有意义的文献。

徐冰在和我的一次交谈中回顾了“烟草计划”的萌生契机。2000年初,徐冰接到杜克大学实施一项艺术计划的邀请,之后,在初访该校所在地达勒姆[Durham]时,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空气中无所不在的烟味。陪同者告诉他,达勒姆自19世纪末开始就是美国烟草业的中心,该地烟草业的奠基者詹姆斯·杜克[James B. Duke, 1867—1923]也是杜克大学的创立者[图3],而今天使达勒姆城知名的不仅是它的香烟制造厂,而且还有它的癌症研究中心,其资金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当地的烟草业。在当今世界上一片高涨的“戒烟”声中,这些似乎荒谬的联系——烟草业巨头和高等学府、香烟推广和支持医学——一下抓住了徐冰的注意力。但是,正如“烟草计划·达勒姆”的主持者、杜克大学美术史教授阿部贤次在为本书撰写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个计划刚刚开始的时候,无论是徐冰还是他本人,都没有意识到詹姆斯·杜克和中国的特殊关系。但是,当徐冰在该校学生的帮助下开始对杜克大学的历史进行研究时,这个关系马上就浮现出来了,随后成为“烟草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从一开始,这个计划就显示出了两个特殊的性质。一个是它不断展开、逐渐深入的推延性;另一个是它与档案材料和历史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说,徐冰在“烟草计划”里延续探讨了他所一贯重视的东西方文化关系、文字的意义以及艺术功能等问题,同时,这两种特性给予这个计划以特殊的性格,也为他的艺术想象力提供了新的灵感。

由于“烟草计划·达勒姆”展览所在的特殊地点,这个展览的重心自然是杜克和当地经济、政治和教育的关系,杜克和他所建立的“英美烟公司”与中国的关系尚不是展览的核心内容。换言之,整个“烟草计划”有两个历史背景:第一个是美国自身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通过杜克的发家过程和他与当地社会、文化教育的关系显现出来;第二个背景是19世纪至20世纪的全球化进程,以及美国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向跨国企业的发展,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扩张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例子。“烟草计划·达勒姆”以第一个历史背景为其基本叙事框架,徐冰对展览场地的选择——包括杜克起家以前所住的农舍、由扩大后的杜克庄园改建的达勒姆烟草博物馆、杜克大学图书馆、荒废的制烟厂,等等——都突出了这一重点。[由于安全等原因,在旧厂房中制作大型装置的设想最后未能实行。]这个计划的第二个历史背景,即美国烟草业在中国



[图3] 詹姆斯·杜克

的扩张及其后果，在“烟草计划·达勒姆”中没有以“特定地点”的大型装置出现，而是通过单件作品来表现。所使用的是书籍、印刷品和仿制的烟草机器等形式，图像和文字的来源包括了老香烟招贴画和香烟牌、烟盒设计，以及唐诗、毛主席语录等素材。这些作品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们的多元性 徐冰的构思并不拘泥于整体的视觉统一和主题连贯，而是把香烟和有关的工业制品作为创造一系列作品和装置的契机，每件作品均引出和香烟有关的一段特殊历史回忆、反省或想象。

由于阿部贤次先生在其文章中对“烟草计划·达勒姆”中的作品逐件进行了讨论，在此，我对这个展览的介绍主要着眼于作品和展场的关系，以使读者获得一个整体印象。〔由于达勒姆是美国东南部的一座中型城市，前往该地参观这个展览的学者和艺术批评家并不多，因此这种介绍似乎更为必要。〕这个展览有两个基本展场，一个在杜克大学校园内，以大学的中心图书馆伯金斯图书馆为基地，延伸到其他地点，其中之一是该校的丽莉 [Lilly] 大楼，还有一处是纪念英美烟公司在华总裁詹姆斯·托马斯 [James A. Thomas] 的展室。徐冰在大楼门前挂上一条红色条幅，上面有以他的“英文方块字”书写的“艺术为人民”[“Art for the People”] 的字样〔图见阿部贤次在本书中的文章〕。此外，徐冰的工作室是学生来访及帮助他工作的地方，实际上形成了“烟草计划”一个非正式的活动场地〔图4、图5〕。

另一个展场位于校外，属于达勒姆城，以由杜克庄邸改建的达勒姆烟草博物馆及其附带的农舍、烤烟房等历史遗址为中心。由于展览是由杜克大学主办的，因而大学里的展场具有“主展场”的地位，但由于烟草博物馆及其附属建筑和杜克发家历史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因而在这里只实施了几个晚上的装置和互动类型的三件作品成为“烟草计划·达勒姆”在概念上的真正重心。

这三件作品中的第一件是《清明上河图卷》[*Spring Festival Along the River*]，使用了一幅宋代名画，即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长卷的复制品。



【图7】“烟草计划·达勒姆”中《清明上河图卷》上香烟烧过的痕迹

在参观达勒姆城的制烟厂时，徐冰看到没有切断的极长的香烟，非常感兴趣，随后联想到吸烟和欣赏手卷画都是在时间中持续展开的“事件”，进而又联想到作为中国手卷画代表作的《清明上河图》。他以其一贯严谨、科学的态度，在准备展览的过程中作了有关香烟燃烧速度的试验，并在一幅草图上作了记录。他的计划是把展开的《清明上河图》放在达勒姆烟草博物馆里，上面放一根同样长度的香烟。香烟在展览开幕时点燃，按照看画的方向从右至左逐渐烧过画面，留下一脉烟灰和烧焦的痕迹。由于地点的限制，这个计划在实施时作了一定调整，首先是因为博物馆内不能点火和吸烟，这件作品被移到室内和室外相连的一个地点摆放，点烟的一端伸到室外【图6】。[对有幽默感的观众来说，烟草博物馆内禁止吸烟也具有相当的反讽意味。]另一个问题是香烟在不被人吸的状态下自燃速度非常慢，甚至会自动熄灭，因此在开幕式的那个晚上只烧了一小段。尽管有这些限制，这件作品的概念仍然得到了相当完满的阐释，特别是香烟烧过后在画面上留下的痕迹具有极其复杂、引人深思的意味，一方面形象地表现出“时间”的进程，另一方面具有一种明显的破坏性，它所凝固的似乎是一种对伤痛的记忆【图7】。

坐落在杜克原来庄园里的达勒姆烟草博物馆，其周围是当年用来制烟、烤烟和存放烟叶的老式木结构房。徐冰在这里的第二件作品叫做《事实》[Fact]，是夜幕降临后在一座两层楼高的烟草仓库的外墙上所



【图4】徐冰工作室门上所贴的“烟草计划”的标志

[图5] 徐冰工作室内部
[图6] 巫鸿观看“烟草计划·达勒姆”中的《清明上河图卷》
[图8] 杜克庄园中的烟草房
[图9] 徐冰父亲生前的病例



投放的系列影像 [图8]。这些影像的内容是他半生抽烟，最后死于肺癌的父亲去世前几个月的病例图片。这些病例由北大医院的护士每天记录，上面印着的透视图上详细地标出了病人肺部积水部位迅速扩大 [图9]。徐冰从北京的北大医院获得了这些病例，制成幻灯片后投放到杜克家的制烟建筑上，病例中的文字被翻译成英文，展示在图像旁边。了解徐冰艺术的人都知道，他的作品向来以思辨性以及对于非再现性符号的运用见长，像《事实》这种和他个人生活如此密切相关的作品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因此，虽然如阿部贤次所说，徐冰从来没有明白地指明这件作品的政治批判性，而是强调对护士记录病例时一丝不苟的风格欣赏，但这件作品对他来说，明显是一个特例，也必须作为一个特例来分析和理解。在我看来，不管艺术家是否有意把他父亲的悲剧归结于烟草工业，他把父亲的死亡记录投放到杜克庄园中一个烟草仓库上的做法，在事实上造成了一种尖锐的冲突。观者所感到的绝非一种优雅而客观的艺术欣赏，而似乎在目睹和吸烟有关的一个死亡过程。无法改变这个过程的结果，我们的感觉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尖锐的刺痛。

在杜克庄园中的第三件作品名为《渴望》[Longing]，是徐冰在庄园中一间狭窄的烤烟木屋的地下室里安放的一个灯光装置 [图10]。他原来的计划是在更大的空间里做一个更大的灯光装置，而且为此目的参观和选定了达勒姆城一座荒废的卷烟厂房，但由于安全原因最终未能得到城市的许可，故《渴望》可以说是原计划一个缩减后的版本。[徐冰的原始方案最后终于在“烟草计划·上海”中得以实现。]但《渴望》仍然清晰地表现了艺术家对“香烟”本质的一个基本概念，即香烟对人的诱惑和提供给人的想象空间。在黑暗的地窖里，用霓虹灯组成的“Longing”在干冰散发出的云雾中若隐若现，放射出淡蓝色的朦胧光芒 [图11]。观者被这美丽缥缈的景象吸引，浑然忘却了所处的地点。只有当我们离